



平安夜^的 玫瑰花

李天岑/著

..... 喜剧，闹剧，悲剧，依次上演

一部令人警醒的劝世之作



平安夜的
玫瑰花

李天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安夜的玫瑰花 / 李天岑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1
ISBN 978-7-5354-8492-5

I. ①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2841 号

责任编辑: 叶露 梁艳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笑笑生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怡 刘星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丰盈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5.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29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部

垫 戏

1

武大楼这几天在痴迷地寻找着一位女人。

这么热的夏天,室外温度大约在 36℃ 以上,本穿一件 T 恤衫就可以的,他却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七匹狼西服,白色的衬衣领口系着一条蓝底带红色碎花的俏色领带。他那一米八〇的个头,头稍一抬就有可能顶住他驾驶的这辆凯美瑞的车顶,可他生怕弄乱了自己那酷酷的“莫西干”发型,所以开车的时候总是微微猫着腰。他左边的车门斗里还放着一瓶美涛牌头发定型啫喱水。他这种发型,两边铲得很短,中间留得较长,好像火焰一样。这种发型是北美地区的一个印第安民族传下来的,当下在年轻人中很流行。要说他武大楼这身打扮配着这个“莫西干”头已经够潮的了,可他隔上个把小时还需喷一次啫喱水,还要用手再把头发拢一拢。目的就是一旦碰上那个女人就给她个“高富帅”的感觉。

说起那位女人,事情还要从头说起。上周五晚上,他正在后厨看菜,听见 5 号雅间的服务小姐跑过来跟传菜的服务小姐说:“雅 5 坐的客人中有一位美女长得真美呐!”传菜小姐问:“究竟有多美?”服务小姐说:“美得无法形容,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美的美女,时而普通话,时而广东话,偶尔还能说几句英语呢!”还是单身的武大楼对女人特别敏感,听了两位小姐的对话,心中就想以倒酒的名义进去见识见识。可他刚从厨房出来,碰见一位朋友,这位朋友要他给安排个雅间。因他这里的卤鸡断筋离骨,香而不腻,吃客早已坐满。他七调八调才调出个小雅间。等他安排好朋友过来时,雅 5 已经散席,他只看见那女人的背影,而且正在上车,疾速关了车门发动车子走了。庆幸的是他看见了她的车牌是粤 BXXXXG7,而且他看见那女人坐的是驾驶的位置,断定那女人常常自驾。武大楼丢下店里的生意不管,发动自己的车子就去追,结果没有追上。他在想:这辆粤牌车是过境车呢,还是外地在樱山做生意的商人的车?他急忙找几个朋友打听,有的说不知道,有的说偶尔在县城里见过这辆车。樱山县城就这么大个地方。找,一定能找到。武大楼信心十足。

第二天他就开上车在县城满大街跑着找。今天已是寻找的第三天了,

还没见到那辆车的影子。找那辆车虽比不上大海捞针的难度,却也不容易。它是带轮的东西,谁知道它往哪儿跑啊!找,一定要找到它,也一定会找到它。武大楼这么给自己打气。樱山县城找不到它,就往樱山市找。樱山原来是个地区,十年前撤地设市,地改市之后发展很快,原来樱山县距市区有三十三公里,现在市、县建城区面积都在扩大,樱山县城距樱山市区也就二十来公里了,也就十分钟的路程。武大楼还想,如果她是外地来的商人,就不仅仅是在县里活动了,会大量时间到市里活动。于是,他今天就来到樱山市区寻找粤BXXXXG7。

前面路口红灯亮了,他停了车。就在这等待的一分钟时间里,武大楼还从车斗里拿出那瓶美涛啫喱水,对着车内的后视镜朝头上的“莫西干”又喷了一喷,然后对着镜子自我欣赏。白乎乎的脸上,一双浓眉,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,狮子鼻,大嘴巴。应该说武大楼算得上高富帅吧,虽然腰里的钱还不太多……突然,后边响起了喇叭声。他回过神一看,前面绿灯亮了,便一脚踩油门,一手去挂挡。就在这当儿,一辆乳白色的凯迪拉克从他的车边“唰”地擦过,他两眼一亮,粤牌!再定睛一看BXXXXG7!是它!就是它!武大楼的心里激动得“怦怦”直跳,慌忙加大油门追上去。那凯迪拉克开得飞快,一眨眼就超过两辆车。他这辆凯美瑞也不甘示弱迅速向前追,眼看就要追上了,前面的路口又出现了红灯,粤BXXXXG7就在黄灯出现的时候过去了。武大楼的车被红灯卡在了斑马线上。他想闯红灯,路边的警察“嘟嘟”吹响了哨子,他没敢闯,只得等。60、59、58、57、56……,这一分钟就好像等了一年,当那个红色的“1”字消失后,武大楼猛踩油门,急追直赶。看见了,他又看见了那辆乳白色的凯迪拉克,心里一阵喜悦,又加大油门提速快追,他的车已经咬住了粤牌车的尾巴,胜利就在眼前,幸好这边又出现了红灯,粤BXXXXG7只得老老实实刹住车,停在斑马线旁。武大楼咬着牙让他的凯美瑞“咚”一声撞在粤牌车的右屁股角上……贴着“丑女驾驶请勿近距离接触”车贴的地方凹下去一个坑坑。

车门“嘎”一声开了,一个女人“呼”地跳下来。哇!哪里是丑女?明明是个美女,而且是个超级美女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,夏风吹着那白色的裙摆向后飘着,两个乳房微微隆起,显得饱满圆润。她的连衣裙开口较大,可以看出脸上和身上的皮肤很白。脖子上戴着的一条白色珍珠项链更衬托出脖子白皙修长。她左手戴着一只女式手表,右手上还戴着一条白色的珍珠手链,那些珠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发着光。她的头发中分,乌黑发

亮，如黑色的绸缎一样，盘到脑后绾成一个大髻。她的体形显然是那种“不胖不瘦一百〇六，不高不低一米六七”型的。她的脸蛋白里透红像熟透的桃子，眼睫毛长长的。虽然是化过妆的，可她的眼珠子并没有化妆，黑亮黑亮的，放射着一种流水似的光。她从车前跑到车后，看到车屁股凹下去一块，气得直打哆嗦，手指着肇事车辆骂道：“瞎B！”

武大楼也已从车上下来，听这话可与她那美女的外表不配套，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，他心里就想挨这位美女的骂，表面却故作不安地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技术差……技术差……”

“技术差就坐屋里呆着，出来逞什么能？”美女用手指头“嘭嘭”敲着“丑女驾驶请勿近距离接触”的车贴说：“你眼瞎了，就没看见？”

武大楼仍是故作不安地说：“不是我眼瞎，是脚没长眼睛，踩刹车的却踩住了油门……”他还猫着腰心疼地看着车说，“你看我这车灯也碰坏了。”

“你的车灯坏了你活该，我找交警！”美女说着就掏出手机要拨打。

此时二人已造成了交通堵塞，周边已围得水泄不通，有的是被堵车辆的司机来这边看情况，有的是逛街的路人驻足看热闹，还有的是过来看美女的。一位四十多岁的交警分开人群，走过来看了看，见两辆车毛病都不大，便说：“都先把车开边上！”

“不行，得保护现场！”美女说着，唾沫星子四溅。

武大楼急了，说：“美女呀，责任全在我，你说咋赔偿我咋赔偿，咱和平解决，就这么点小事别麻烦交警解决。”

交警看了一眼武大楼：“你愿意和平解决？”

“我愿意！”武大楼说。

“我不愿意！”美女甩过来一句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你们商量不好，我就通知事故大队来先把车拖走，不能影响交通。”

“对！”“拖走，拖走！”“赶快拖走！”其他司乘人员嚷成一片。

武大楼忙借势上去劝说：“美女呀，咱把车开路边说吧！千万不能让事故大队拖去，你可知道，让他们拖去，可不是十天半月解决得了的！我看你也像个生意人，咱耽误不起时间呀！”

那美女既然常开车，也知道交警处理这类事故的潜规则，便说：“那你先把你的身份证和驾驶证给我，我就挪车。”

武大楼乖乖地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交给了美女，美女便把车开到

了路边不影响交通的地方。武大楼也把自己的车开过去挨着停下来，接着对美女套近乎说：“妹子，这车你说去哪儿修我跟着去哪儿修，保准修得让你满意！”

美女瞟过来一眼说：“你说得轻巧，修了也是新媳妇的脸上擦破皮，不是原装货了，看着不舒服。”

“那我给你买新的，你这旧车算我的。”武大楼说。

“那也不行，我这车跟我几年了，有感情了，你给我买个老天爷的车也没感情。”美女嘴上这么说，心想：不听你骗人。

武大楼眼一眨巴说：“那这样，我今天真的是急着来市里办事的，带着十万元现金先给你，算赔偿可以吧？”

美女白了他一眼说：“稀罕！我还要我原样的车。你尽说些滑稽话。”

武大楼一听，明白她是不相信，便去车上把那装有十万元人民币的包拿过来，说：“你数数，是不是十万元，先放你车上算作抵押。”

美女仍是一脸冷冰冰的表情，头摇了摇。不知她表示的是不数还是不要。

武大楼自己走过去把装有钱的包扔到粤BXXXG7车上。回过头，又递上去一张名片说：“我身份证给你了，驾驶证也给你了，再给你个电话号码，这名片不是明骗！你可以照上面印的手机号打过来试试真不真？”

美女接过名片一瞅，瞥了他一眼：“你就是樱山县那个卤鸡馆的老板？”

武大楼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指着那名片说：“你照上面印的手机号打过来核对核对，看我骗不骗你？”

美女边拨着手机边说：“我前几天在你那店里吃过卤鸡。”

“是吗？好吃吗？”武大楼故作惊奇地瞪大眼睛问。

“还行吧！”美女说得很淡然。

“欢迎你多去品尝，你再去时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请客。”武大楼极力想办法缓和气氛。

“那东西就是尝个鲜吧，谁也不会常去吃。”美女不冷不热地说。

武大楼手机响了，一看是本地号码，便问：“这是你的手机号？”

美女点点头。

“那你怎么开的粤牌车，用个樱山手机号？”武大楼趁机问。

美女拒绝地说：“有必要告诉你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……”武大楼连声说，“不过，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？我存手机上好联系。”

美女想，既然在一个县城做生意就干脆说给他：“夏玉莲，樱山县城樱花路昆明花艺公司。”

“啊，不用问你是夏总了？以后我就去你公司买花。”武大楼看说话的气氛很好了，美女的电话也拿到手了，心里暗暗高兴，便说：“哎，夏总，我今天真还要去市建行办点事。车的事是不是就这样说了？”

夏玉莲寻思这十万元钱不要吧，已经放在自己车上了，舍不得再拿下来。收了吧，一个县城做生意的，落个讹诈的名声不好听，想了一阵，她有了主意，脸一沉说：“唉，慢着，实说吧，这车也不是我的车，我得问问车主。”然后她到旁边去拨手机，手机通了，她便说：“翠呀，姐给你商量个事？”

“姐，你说吧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

“车让人给撞了！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后尾的地方被撞了个坑，幸好没撞着灯。”

“那要索赔！”翠很气愤地说。

“肇事者说给赔。”

“赔多少？”

“十万。”

“那修车需要多少钱？”翠又问。

夏玉莲淡淡一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至多一千。”

翠说：“好呀，那赚九万九！咱卖花一年也就赚这个数，还不如你天天去撞车呢！”

“快闭上乌鸦嘴！”夏玉莲说，“不过，他也是樱山人，就是卤鸡店那个老板。”

翠说：“管他木板铁板呢，咱认钱不认人。”

夏玉莲又想了想，转过身来，做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对武大楼说：“武老板，对不起，这车主在广州，我往广州打电话，车主让把车运回广州去修。”

武大楼做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你拉美国修也行，十万元不够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这手机二十四小时畅通。”

“那这钱花多少是多少，剩余的到时退给你。”夏玉莲看了看武大楼说。武大楼嘿嘿一笑：“不用退，不用退。”

他看夏玉莲心里的气已消，又邀请说：“夏总，你看就快十二点了，今天我耽误了你的时间，我请你吃中午饭。”

夏玉莲用广东话说了一句“拜拜！”然后钻进车里。

十万元换来了夏玉莲的手机号码，换了夏玉莲一句广东话“拜拜”，武大楼站在路边笑了一会儿，随后开上他那辆凯美瑞找修车厂修车灯去了。

2

武大楼回到樱山县城后，先到樱花路溜了溜，果然有个“昆明花艺”，不过，只是个一间房的门面店，门牌号是18号。他懂得，夏玉莲选择这个门牌号是要发财的意思。他没有进花店，也没在门口停留，直接回到自己的卤鸡店里去了。

下午五点多的时候，他给葛叔打了电话，请葛叔来店里吃卤鸡，葛叔说公司有事走不开，他就包了两只卤鸡拎着往葛叔公司去。武家的卤鸡确实好吃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“造型美观，色泽红润，断筋离骨，异香扑鼻，香而不腻，清而不淡”而闻名遐迩，远销两广、川陕及京津沪等地。传说，武家祖籍山东，世代靠开卤鸡馆为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由于山东兵荒马乱，黎民百姓难以存身，武大楼的爷爷为了保住全家性命，带着他的爷爷和其他家人来到樱山开卤鸡馆。有人传得更神：说他的曾祖父往樱山逃时什么也没带，就带了一罐卤汤，途中又遇到日本鬼子拦截，他爷爷惊慌之中打破了瓦罐，最后用两手捧着半瓦罐卤汤来到樱山小县开起了卤鸡馆。后来，人们都说武家的卤鸡好吃，都想学做卤鸡，可武家就是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。有人曾买卤鸡拿回家熬成汤品摸着试做，做出来的味道也与武家的卤鸡相差甚远。手艺传到了武大楼这一代，武大楼毕竟上过高中，思想观念新一些，又逢改革开放时期，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打开了武家保守的大门，传出这卤汤是由砂仁、豆蔻、肉桂、白芷、陈皮、良姜、草果、八角、花椒等20余种中药香料加温火熬制而成。这良方一传出，东邻西家都仿制而做，越传越广，但做出来的还是赶不上武家的畅销，于是都打起“武家”的牌子。后来，武大楼牵头组成樱山县“武记卤鸡”公司，武大楼当上了公司总经理。武大楼善于动脑筋，他又研究出鸡肉对人体的健康价值，如鸡腰治耳鸣，鸡血治风湿，鸡胗治胃病，鸡肉治浮肿，雄鸡治阳痿，雌鸡催妇乳……进行分类包装销售，这样一来就更受客户青睐了。从此以后，这卤鸡不仅在樱山县城销售，还用精

美的包装包起来,热销全国,包括港澳台地区。不少人都以吃到武记卤鸡而觉得有口福。如果武大楼到哪里去拎两只卤鸡,接纳者便十分高兴,觉得是吃到了正宗货。

葛贵也与常人一样,见到武大楼拿着卤鸡登门十分高兴,笑得两只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丢下公司的其他人,坐在办公室里与武大楼聊起来。葛贵的办公室很气派,是在一栋十一层的写字楼上,葛贵把第六层全包了下来,全公司人员都在这一层办公。葛贵的办公室是三间,里边一间是卧室,外边两间办公用。四周的墙壁都是装修过的,也做了吊顶。周围摆着一圈棕色皮沙发。

他俩聊了一阵后,葛贵说:“楼啊,今晚你也别走了,我开瓶酒,咱把这卤鸡撕抓撕抓喝两杯算了?”

武大楼想,自己是来求葛叔办事的,跟葛叔一起吃两只卤鸡就没意思了,便说:“侄子拿两只鸡是孝顺您老的,您拿回去跟姨吃吧,我晚上也有事。”

葛贵听了武大楼的话,那瘦巴巴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,心里想,这娃真懂事,嘴上说:“楼,你找叔有事吧?”

“有点事。”武大楼点点头。

“有事你就说,跟叔不用拐什么弯!”葛贵嗔怪道。

武大楼说:“我的车撞坏了,在大修厂得修两天。我想借叔一台车用用。”

葛贵有四五台小车,借他一台不算什么,随口便说:“那辆现代车你开去。”说罢又追加一句,“以后开车要小心,别再撞着,车祸猛于虎。”

“我知道,葛叔。”武大楼低着头说,“也是有人给我提个亲,我去相亲哩,走得有点急。”

“啊,你娃子相亲啦?”葛叔的嘴张得能塞进去个鸡蛋。

“嗯。”武大楼点点头。

葛贵激动得站了起来。葛家和武家住在一条街上,他与武大楼的父亲是多年朋友。他那时在一个乡政府任行政秘书,大楼父亲喜欢识字人,每回葛贵回到樱山,他都要请葛贵去吃卤鸡。大楼父亲好结交朋友,几乎天天请朋友吃卤鸡喝酒。他还是个烟虫,一天连敬人带自己抽要消三四包烟。加上他卖卤鸡这个活儿,是夜里卤鸡白天卖,天天夜里卤鸡子要熬到一两点钟,久而久之,积劳成疾,四十多岁便患上肺癌。大楼父亲在北京住院期间,葛贵去看他,塞给他三百元钱让他治病,他知道自己病没救了,把钱又塞到葛贵手里说:“这个我不用,武大哥只托付你照顾好我两个儿子。”武大楼父

亲去世不到半年，武大楼母亲因受打击太大，也患上癌症去世了。大楼父母去世这些年，虽然他葛贵“下海”了，搞房地产生意也很忙，但从来没忘记大楼和小房这两个孩子，有什么事他都照应着。特别是两个孩子都快三十了，还没结婚，有时候他想起来，也着急。现在他听说大楼相亲了，自然很高兴，连忙问：“妞是哪里的，谈成了么？”

武大楼抬起头，微笑着望着葛贵说：“还只见一次面，那妞家是市里边的，家里很富有，称得上是白富美，咱穷怕人家看不起。所以，我想借葛叔那辆奔驰车开几天，摆摆阔。”

葛贵眉头皱了皱说：“好，你娃子办正事的，你开去。”

武大楼开上葛贵的奔驰车，喜不自禁，弯也没拐，一直开到“昆明花艺”公司门口。到门口刚停稳车，没有熄火，他就摇下自动玻璃窗，朝里喊道：“夏总在吗？”

店里没人应声，也许是街上喧闹声太大，屋里人听不见，他索性把车又往店门口提了提，下了车，把车门锁好，往店内进。

“夏总在吗？”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喊道。

“夏总外出了。”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。

“去哪里了？”大楼问。

“需要你知道吗？”女孩边说边在用喷壶给花喷水雾。

武大楼心里明白过来，生意场上的人来往都是保密的。对陌生人更不会轻易说出行踪。他这才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女孩来，对方二十三四岁的样子，有点清瘦，皮肤也没夏玉莲那么白，但也不算黑，个子很高，但不是竹竿，比夏玉莲要高上几厘米，大约在一米七以上。穿一件绿格格花上衣，下身穿一件粉红色裙子，看起来很婀娜。两只眼睛圆乎乎的，鼻子也挺高，没有化妆，看上去很清纯，像是刚毕业的学生。他便问：“美女，是85后的吧？”

“眼力不错。”女孩翻他一眼说，接着又问：“你买花吗？”

“我不买花。”武大楼说着自己拉个凳子坐下，又问：“你贵姓啊？”

女孩爽朗一笑：“这个不保密，可以告诉你，我姓刘，叫刘翡翠，本店副店长。”

“你们不是叫昆明花艺公司吗？应该称你副经理吧！”武大楼眼珠子一直在刘翡翠身上打量。

“对外叫经理，对内叫店长，一回事。”刘翡翠咯咯笑了，接着又说：“先生，你买花吗？要买你就说，不买我就要关门下班了。”

“夏总是一个人外出，还是跟家人……”大楼想借机试探。

刘翡翠翻他一眼：“人家是单身，咋，你想娶她？”

“不，不！没这奢望，闲说话，闲说话。”武大楼连连摆手掩饰。

“是这样，上午我在樱山市里把你们夏总的车撞坏了，我知道三两天修不了，为了不误她的事，我给她送台车，让她先开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你呀！”刘翡翠看着他咯咯笑，心里在说他：冤大头。顿有了半分钟，她又问：“什么车呀？”

“奔驰！”武大楼自豪地说。

“咦，这么大的事我可做不了主。”刘翡翠说，“我得给姐打电话报告。”

“你打吧！”武大楼说着站起来在屋内欣赏五颜六色的鲜花。

“占线。”刘翡翠滑动下手机屏说。

“不急，我先赏花，你再打。”武大楼说着在店里转悠着，看看这朵花，闻闻那朵花，说道：“都挺好看好香的！”

“好，先生，你替我看着门，我去办点小事，两分钟就回来。”说着便出门去。

武大楼知道她是出门背着他打电话，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在说：“小机灵。”

3

夏玉莲坐在飞往昆明的航班上。

虽然她不是第一次坐飞机，不是第一次独自一人外出做生意，但她还有着第一次外出做生意的忐忑和不安。因为涉及花卉这个行业她还是第一次，因为每个第一次都令她忐忑和不安。这里包含着她过往人生的辛酸和苦辣……

夏玉莲原本姓梁，是个遗腹女，她还在娘肚子里六个月的时候，她父亲酒后下河洗澡溺水而亡。她娘生下她的时候，她爷爷给她取名叫梁玉莲。意在寄托她能守身如玉，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。她三岁的时候母亲守不了寡，改嫁到邻村夏家，她便改名为夏玉莲。夏玉莲的继父叫夏怀安，是村里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。夏玉莲因为继父在学校，学习并不那么用心。一次，夏玉莲英语考了个零分，母亲打了她一个耳光，中午也不让她吃饭。继父夏怀安知道后，批评了她母亲，说她母亲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对，两人还吵

了架。下午在学校，夏怀安买了面包和鸡腿，把夏玉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吃。从小缺失父爱的夏玉莲，吃过面包和鸡腿抱着继父亲了一口。

从此以后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，只要是只有她和继父两个人，她都要亲继父一口。有一次，继父外出几天，她不由得给继父写了一个小字条：“爸爸，我爱你！爸爸，我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都想你想瘦了，回来我可要你补上，要多亲你几口……”晚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，母亲把那个字条在她面前晃了晃问：“这是谁写的？”她红着脸一直不吭声，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她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继父，只是在家里不再和继父有这种行为。过了一年多时间，她也失去了对母亲的警觉，一个星期日的中午，她趁母亲不在家，竟和继父在客厅亲吻起来，由于她的个子矮和继父亲吻的时候还踮着脚。正在这时候母亲突然开门进来了，咬着牙“啪”地扇了她一耳光后，又接连扇了后夫夏怀安三个耳光。已经失去过丈夫的母亲没有轻易和继父打闹，也没有和继父离婚，只是不让夏玉莲上学了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母亲把她送到了外婆家，让她在外婆家打理家务。

玉莲长到十六岁这年，她实在在外婆家憋不住了，偷了外婆压在枕头下的私房钱，买一张火车票去东莞。到了东莞，见一家洗脚城招工，她便应聘当了洗脚女。到了十八岁，虽然她是个洗脚女，却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一般。一个偶然的机，老板发现了她，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老板是江西人，操着江西口音问她：“这么累的活你受得了么？”她答：“受得了。”实际上，她没有说心里话，心里话是“受不了”。继而，老板又说：“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干这种肮脏的伺候人的活可惜了。”她说：“我不漂亮。”老板说：“你是瘦了点，如果再胖一点，就是第二个杨贵妃。”玉莲不知道杨贵妃是谁，也就默不作声。第二天，领班的大姐通知她，让她到总服务台当收银员，她感觉干这工作比洗脚好得多。洗脚累，还抱着那臭气熏天的脚丫子呛得鼻子难受，她从心眼里感谢老板给她这份好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老板打电话要她到他的办公室去。老板先问她：“到这儿上班感觉好吗？”她说：“好！”之后，老板又提出要与她亲热，早熟的她懂得与老板有这种事儿对她会有更多好处，虽然嘴上说着“不不，俺还小”，但身子却被老板抱着，老板扒她衣服，她也一点儿没有反抗，任其行事。这是夏玉莲经历的第一个男人。

到了快春节的时候，玉莲想，自己也不当洗脚女了，当收银员了，有脸面回家见人了，也该回家看看，向老人们尽个孝心。她给老板说了自己的想法，腊月二十七，老板给她买了张软卧火车票，还亲自送她到火车站上车。这个



车厢里三男一女，她觉得十分别扭。由于这是趟长途火车，而且是趟慢车，走到家得两天时间。又逢春运高峰，坐车的人都是大箱小包，把车厢里塞得满满的，让人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。坐车时间长了，人们也累了，上铺的两个人都出去在走道里晃去了，只有下铺的那个矮个子胖墩子老板模样的人和她在包厢内相对而坐。矮个子老板第一个打破僵局：“美女也是在深圳工作吗？”玉莲摇摇头：“东莞。”“干什么行当的？”“卖服装的。”矮个子老板“哎哟”一声：“咱是一个行当的。”“你也是卖服装的？”玉莲问。矮个子老板随之递过来一张名片。玉莲接过名片一看：“广东深圳 Pretty Woman 服装集团公司，杨XX总经理。”那英文字母她不认识，但“杨”字她认识。她淡淡一笑：“你是杨总。”杨总笑了笑点点头。再过一阵子，杨总问她一个月发多少工资，玉莲答四五千。“那太低了，”杨总说，“像你这么优秀的姑娘，在我公司至少可以拿到一万元。”玉莲笑了笑没作声。到了快进晚餐的时候，乘务员来包厢内问大家都订什么餐，玉莲从包里掏出泡面说自己有这个。杨总说，吃泡面久了不好，也替她订了份红烧肉米饭套餐。餐送来了，玉莲也不好意思不吃。餐后，杨总开始拉拢她：“我看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，我公司缺个秘书，你如果愿意，月薪可以开到两万元。”夏玉莲摇头说：“我不聪明，我没有文化，干不了那差事。”杨总对她说，没文化不等于不聪明，很多文化很低的人也都当了大老板，有些事是不需要多少文化的。还给她讲了古时候朱元璋、刘邦识字不多还都当了皇帝，只不过是他们后来潜心学习罢了。夏玉莲听这话如鸭子听雷，只笑不说话。杨老板又问夏玉莲手机号，她一时不知告诉不告诉他好。想了半分钟后说，春节后打算换手机号。杨老板不便再问。夏玉莲转面一想，刚吃了杨总一份红烧肉饭，不给杨总说电话号不够意思，便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有老总的名片，方便时给你打电话。”杨总点点头说，“好！我期待着。”

回家过了春节又回到东莞，夏玉莲把这些事儿也都忘了。后来洗脚城的老板因为涉黄被公安抓了，夏玉莲没了靠山，便想起了杨总。找到那张名片，给杨总打了电话，杨总一接到夏玉莲的电话便派司机开着劳斯莱斯接夏玉莲。夏玉莲一坐上劳斯莱斯就知道杨总的确是个大老板。到了 Pretty Woman 集团公司，杨总就说让她当秘书，夏玉莲说自己没文化，连公司那个英文名字都不认识，怎么能当秘书？杨总告诉她公司的中文译名叫“俏佳人”，这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女士服装品牌，并且对她说，跟老板当秘书和在行政机关当秘书不一样，不用写材料，不用做文件，只是搞个迎来送往，端端茶倒倒

水,做点小杂事,外出时跟上拎拎包。夏玉莲明白了些,点头说:“试试看。”

头两三个月杨总跟她也是正一正二的。有一天来了个大客户,订货很多,杨总很是高兴。中午在旋转大酒店设宴招待这位客户,大家都喝得很高兴。宴请后他们回到办公室,借着酒兴突破了那层界线。从此,夏玉莲与这位老板粘连到了一块,密不可分。

时间久了,夏玉莲的一些弱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。一次,公司来了一拨客人,办完公事,杨总让她带着这拨客人去深圳市内转悠转悠。外来的客人都喜欢看深圳的世界公园。到了世界公园由于游客多,一时找不到导游小姐,夏玉莲就自己充当导游小姐。到了模拟的法国埃菲尔铁塔时,她不知道该怎样介绍,只记得小时候大人说过河南开封有个铁塔,就介绍说这是河南开封铁塔,客人哄然大笑。一次,杨总要去马来西亚谈个项目,临行前的晚上,公司几个副总和中层干部给杨总设宴饯行,杨总的夫人也参加了晚宴。大家一一给杨总敬酒,说一些祝福的话语。夏玉莲是最后一个敬酒,她拿起酒杯站在杨总右边说:“今天晚上,我和大家一起来给老总送别……”杨总当时尴尬地笑着纠正道:“是送行不是送别!”夏玉莲也随之说:“对,对,是送行。老总你喝了小夏敬的这杯酒,保证一路顺风,飞机会平安降落不会坠毁!”她把“坠”与“堕”二字分不清不说,更重要的是说了让人忌讳的话。一桌子人听了直摇头,说不敢说,笑不敢笑,弄得杨总也哭笑不得,横她一眼说:“你怕是小学一年级毕业吧!”夏玉莲虽不知道咋说错了,但知道肯定是说错了,脸红着自我解嘲地说:“学前班毕业。”就这样,一个热闹的宴会让她弄得很扫兴。还有一次,是夏天。杨总陪着一个贵客在酒店会客厅谈了两个多小时,起身要到公司转转。夏季天热汗多,杨总穿了一条蓝色绸子裤子,他的身体又肥胖,因为绸子太软,后裆夹在屁股沟里,夏玉莲怕人看见不雅,就走过去用手指把杨总夹在屁股沟里的部分拉了出来。杨总觉得当着众人的面这样有失大雅,“嗯”了一声,夏玉莲一听老总“嗯”,怀疑自己做得不对,忙又用手指把拉出来的后裆摁了进去……这些都成了公司同事背后谈笑的资料。

就在杨总去马来西亚期间的一天,他的夫人来公司找到夏玉莲,要赶夏玉莲走,夏玉莲说她是杨总请来的,只等杨总回来说句话。杨总玩的是女人,玩的是味道,玩的不是文化,尽管她出了那么多丑,但还舍不得她,就给她买了一栋两百平方米的别墅,买了一台凯迪拉克轿车,给她一百万元现金让她独自在深圳住下,自己闯闯做点生意。夏玉莲念起杨总的真情难舍,就一个

人在深圳闯了几年。但没闯出个名堂。因为在这地方创事业开天地拼的是智商是文化。她夏玉莲与人交流总是词不达意，只凭一点点公关能力远远不够。再者，杨总刚开始隔三岔五地来会会她，时间久了，业务忙了，来得也少了，加上他一年比一年老了，眼看就过了六十……这一切都使夏玉莲对杨总失去了兴趣。后来她又听生意场上的人说，现在一些产业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，就想回家乡创业，便从深圳回到了樱山县。她手中仅有杨总给她的一百万，干不了什么大事，于是就在樱山县城开了个花店……

“丁零”一声响，把夏玉莲从如梦如幻中惊醒。她听见广播：“各位乘客，飞机已达昆明上空，马上就要着陆，请您把安全带系好，不要急于打开手机，飞机着陆之后还要滑行一段时间……”

飞机发出“哐当”一声响，大家知道是着陆了，尽管乘务员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打开手机，但还是有不少人打开了手机。夏玉莲也打开了手机。“有电话了！有电话了！”她一看，手机屏上显示出“翡翠”两个字，她急忙接通，喊了一声：“翠！”

“姐，你……到了吗？”是翠的声音，听起来声音却吱吱啦啦的，发出的声音也很吃力。

“到……了，飞机……已着陆……还没停稳……待会给你打过去……”然后她就忙着找行李箱。

夏玉莲拉着行李箱往出口的方向急匆匆走着，边走边给翡翠打电话：“喂，翠，你说！”

“是这么的姐，店里来了位先生，他现在就在店里坐着，他说是他的车碰坏了你的车，怕误了你的事，把他公司的一台车送来让你用。”

“什么车？”夏玉莲问。

翡翠答：“奔驰，款式看着挺气派的……”

“就让他把车停放在咱店门口吧！”夏玉莲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你又不在家……”翡翠说，“车停那儿我又不放心。”

夏玉莲果断地说：“不管这个！你就让那台车停在咱门口，让过来过往的人看看店老板开的啥车！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……等于给咱做个广告！”翡翠高兴地说。

“是的，亲！”夏玉莲说得很得意。